自序

從研究到出版的十年之旅

「為何要寫一本關於基督教救恩論的書籍？若要寫給對基督教陌生的教外人士，本書內容似難消化，若要寫給教內信徒，難道我們身為基督徒竟不懂救恩之道？不懂救恩之道者，能算是基督徒嗎？」

我的回答：「本書是寫給那些對基督教既有一定認識，也有興趣的知識分子，但主要對象仍是基督徒，尤以教內知識分子、教會領袖、神學生、研究基督教學者。我絕對同意基督徒是已體會基督救恩之道的人；然而，在我看來，很多基督徒對救恩之道的理解仍然流於表面，甚有斟酌餘地！」

我前赴英國研究基督教救恩論前，已受洗加入教會超過二十五年，並在教會承擔牧職達十五年之久；但說句實話，當年的我對救恩之道的理解仍然淺薄。正如喜怒哀樂似是人人都能理解與體會的生命經歷，但在一般情況下，成年人的理解與體會絕非少年人所能比擬；我們既不能因此認為少年人完全不懂喜怒哀樂為何物，卻也不能因此認為少年人算是真正明白喜怒哀樂這回事，更重要的，是我們會期待少年人繼續成長，終能深入明白這個充滿喜怒哀樂的豐盛人生！這就是身為作者的我的期盼，深信我們有必要從已有的淺薄根基上繼續挺進，竭力探求明白救恩之道，才能漸次領會三一上帝在基督裏所成就的救恩果然是長闊高深，以致終能活出不一樣的救贖人生；我就是為了深入探究基督教的救恩之道，走過了超過十年的心路旅程。

個人的生命旅程是無法和他人的生命分割，還記得2002年底帶

©2014 by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著妻子和女兒遠赴英國，翌年1月在倫大之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展開博士學位研究之旅，到今年底終能將研究成果以漢語問世，前後超過十年人事，曾有無數的個人和群體以不同方式參與其中，不同的生命軌跡竟能在不同時段奇妙交織，在對方的旅程留下烙印，形塑彼此人生，這完全是三一上帝在日光下安排的奇妙情緣。沒有他們的真心付出，我這十年路定必黯然失色，甚至無法完成！因此，這本書既標誌著我個人過去十年旅程的難忘終點，更見證無數人與我攜手共譜的美麗頌歌。

十年旅程的上半段是我在倫敦求學的日子（1/2003-6/2007），曾有三位論文導師先後指導我。一再更換論文導師對我的研究帶來多番考驗，甚至令我多次陷入懷疑與恐慌，但雨過天晴後，我卻驚訝三位導師在不同階段各自扮演著關鍵角色。

史提芬．霍姆斯博士（Dr Stephen Holmes）在開首一年半從多方面肯定我，尤其認定我在2003年7月提交的救恩論新構想深具潛力，鼓勵我要執著自己的想法，他的堅信叫我在後來舉步維艱的歲月仍能對當日的新構想不敢輕言放棄。奧尼華．戴維斯教授（Prof Oliver Davies）在史提芬離開倫大後成了我的新導師，他挑戰我放棄歷史神學的進路，專注聖經文本，以神學解經（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繼續探究救恩之道；新挑戰曾一度使我深陷混亂苦惱，最終卻逼使我在跌跌撞撞中踏上另一段驚喜連連的研究旅程，過去一些苦思卻不得其解的難題竟在新進路中看到曙光。蘇珊娜．緹斯雅提博士（Dr Susannah Ticciati）在最後兩年成為我的論文第二導師，這位關注聖經與神學關係的年青學者最令我敬佩的，是她從不吝惜自己的時間，堅持以學生為本，並給予我足夠空間開闢另一條神學解經的門徑；救恩論雖非她的研究領域，她卻仔細而敏銳地閱讀我每次呈交的不同篇章，既表現出高度批判能力，又處處流露著對別人研究的尊重

©2014 by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與欣賞；她這次慷慨樂意為我的新書惠賜序言，我實在心存感激。

倫敦的日子，無數來自新加坡、香港、加拿大，和英國當地的個人和群體以不同卻同樣令人動容的途徑溫暖我心，其中兩位弟兄和一個群體成為我極重要的同路人，必須正式提及。來自香港的郭偉聯（現為香港浸大宗哲系助理教授）是我在國王學院的患難之交，我們在同年同月開始各自的研究之旅，同樣兩度經歷論文導師的轉換，也經歷論文研究方向的變更，但偉聯面對困難時永不言敗，他的堅毅不屈著實激勵了我，最終我們竟都在2007年底成功通過了論文口試，一起在考驗中經歷到柳暗花明。來自馬來西亞的楊少立弟兄是我在倫敦最後兩年的禱告夥伴，他每主日晚上風雨不改地按照約定來到我們家居的 Goodenough College，讓我找到一位忠誠可靠、分擔重軛的同行者，他的陪伴同行讓我進一步體會到立約、代禱與拯救的微妙關係。倫敦基督教華人循道會是我一家三口在倫敦所屬的信仰群體，是我們深感賓至如歸的家，群體的老中青幼成了我們真實的家人，有血有肉、有笑有淚的生活是我們永遠珍惜的回憶，各人傾情傾力的付出令我一家嚐到了天涯若比鄰；我在考驗重重的研究之旅途上，這美麗群體是我可以定期喘氣的綠洲。

十年旅程的下半段是我在新加坡三一神學院（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教學的歲月（2007年7月至今），開首六年主要在華文部負責教授兩門屬基本功的必修科，即教會歷史和系統神學。經年累月地重溫兩千年教會史一再提醒我要更認真看待信仰傳統之多元與合一：什麼是基督教在教義與實踐上的共同堅持，是基督教之所以是基督教的大傳統？什麼是基督教的合法寬度，是大傳統內的多元之美？系統神學的教學過程則使我越發體會基督教信仰果真是牽一髮動全身，無論我從何處（三一論、創造論、人性論、基督論、救恩論、聖靈論、教會論，或終末論）開始思考信仰，最終都會自然而然地遊走在其它

©2014 by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諸論之間；救恩論與其它教義本是無從分割、渾然一體。三一神學院更是我反思信仰的多元大家庭，二十多位來自不同宗派和地區的老師每月一次的交鋒切磋，分享各自研究心得，這種划拳論劍，令我無法漠視聖經研究、亞洲處境、公共領域、牧養實踐發出的聲音；每回踏入課室，來自天涯海角、五湖四海的同學們早已恭候討教、認真放膽問道尋真，反思信仰中每個所謂標準答案，七年教學生涯令我對基督教救恩論看法成熟了，我想我整個人也成熟多了。

在這段教學日子，故友推薦下認識了旅美華人聖經學者楊克勤教授，並獲克勤兄在2010年前來三一神學院主持新約公開講座，催生了本書的誕生。記得見面的那幾天，我們多次交淺言深，其中一次在無意間提及我在倫大歲月的救恩論研究，當時我正在思考論文出版的可能性，身為新約學者的克勤兄竟對系統神學的研究表現出莫大興趣，主動表示願意閱讀我的論文，更承諾給予意見。大半個月后，克勤兄已在百忙中讀畢整份英文論文，不但給予肯定，更鼓勵我將論文翻成漢語出版，並努力嘗試為我尋覓出版機會，以惠及漢語世界。在他大力鼓勵下，我靠主恩全力為之，並按教學體會改寫部份內容，最終不負所託，兩年內順利完成譯稿；然而任何信念仍需時間考驗，結果經過另外一年半的輾轉尋覓，在今年初通過偉聯的積極介紹，有幸接觸到香港德慧文化創辦伉儷陳培德牧師夫婦，竟願花時間閱讀一份超過二十萬字的學術文稿，並在三個月後勇敢提議一字不漏地出版這位無名之輩的作品，如此冒險，令我感動。

這就是整個救恩論研究之旅最 能以漢語面試的緣起。

回顧十年旅程，另一些個人和群體經常浮現心間：張略夫婦、邱仁發牧師、蔡國培夫婦、劉紉馨姐妹和孫遜萍姐妹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從不間斷地鼓勵代禱；陳廷忠夫婦在不同時段的會面都給予珍貴意

©2014 by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見，廷忠更願意為本書惠賜序言；三一神學院的曾廣海教授（我的文學研究碩士導師）既是我赴英深造前的啟蒙老師，更在我加入三一神學院事奉後繼續多方鼓勵，尤其認真讀完我的論文，對我的救恩論新構想肯定之餘，更指出若要繼續發展這構想，需要加強聖靈論的向度，更答允寫推薦短文；當我的翻譯進入最後衝刺階段時，另一位老師陳耀明博士拔刀相助，慷慨答允為我檢查文稿中所有希伯來文之文字格式；新加坡浸信會神學院院長孫寶玲博士也在百忙中為本書撰寫推薦短文；新加坡衛理公會華人年議會的多位教牧和無數堂會會友（尤以感恩堂和樟宜堂）多年來的關懷代禱，不少神學院的學生更在我翻譯論文的疲乏日子加油打氣。每當念及他們，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是他們有力地縮短了這段漫漫長路。

銘感於心的更有家人的關愛，無論是近在新加坡或遠在香港和加拿大，家人確實是家人，他們各以獨特而真摯的方式祝福鼓勵，其中大舅子思溢和大嫂玉蓮在我們無法在長輩身旁侍候的倫敦歲月悉心照顧年邁雙親，我們夫婦倆實在感動；年邁的岳父岳母更是無怨無悔地忍耐與女兒和孫女分離之痛，並且時刻代禱鼓勵，最終靠主恩看到我們一家平安回國，並有一段不長不短的相處歲月才先後安息主懷。

當然，對我個人最重要的是妻子宜嫻和女兒穎心，他們在這段日子甘苦與共、風雨同路。穎心為了父親的探究之旅，從少年階段便需要忍受連番的連根拔起，不斷經歷斷層；單從教育而論，小學在新加坡、中學在英國、預科又回返新加坡，最後要前赴澳洲升讀大學；除了教育的銜接充滿考驗外，教會群體生活的穩定性和友誼的建立與耕耘更是倍感吃力，但穎心從不埋怨，出奇的積極努力懷抱這一切，叫為父的不會因現實對女兒造成艱難而內疚自責，反因聽到艱難下的讚歌凱歌而滿心激賞喝彩。面對愛妻宜嫻，日復一日地從妳身上經歷同樣的這一切，也越發明白這一切背後的濃情厚意：無私奉獻、不死

©2014 by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的愛、無微不至的照顧、無怨無悔的支持、全力體諒信任、在每個十字路口一起尋覓天意、語重心長的勸勉、無論如何堅持挽手同行的承諾。因為宜嫻和穎心，我深切體會上帝在基督裏所流露的愛，一種有拯救力度的另類大愛；本書是同時獻給妳們的：「謝謝妳們！」

序言既是全書序幕，我願以這道問題作結：什麼才是基督教的救恩？

很多基督徒一直過度從外力拯救角度詮釋救恩，也傾向將救恩成就聚焦在某個單一時間點上，或聖子耶穌之身死十架，或純個人某個生命轉向的重生瞬間。這種救恩取向輕忽人性在救恩成全的位置，也漠視人際間互動對救恩成就的可能意義，更否定救恩是生命成長之旅。對我而言，過去十年旅程，因有上帝賜予的每一位他們，因有上帝給予的時間空間，因為主恩鼓動下使我能積極回應基督，也效法了基督，終於讓我經歷了另類救恩之旅！

何威達

完稿於2014年8月12日清晨

©2014 by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導言

All Rights Reserved

©2014 by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導言：再思基督宗教[1]救恩論的必要性

1 救主只有一位、救法竟然多種？

歷代以來，正統基督宗教內不同的宗派傳統，都異口同聲的宣認：救恩全在乎耶穌。基督教會更宣告：耶穌既是完全的上帝，亦是完全的人。

根據基督宗教的正統教義傳統，按本體論而言，耶穌本是上帝懷裡的獨生子，是在永恆裡首生的，是三一上帝的第二位。按救恩歷史而言，上帝懷裡的獨生子竟然虛懷若谷到了極致，以人類無法想像的超凡途徑，約在兩千年前在巴勒斯坦地區一個猶太草根家庭中誕生；長大後成為充滿智慧的遊行教師，在人群中處處顯露出洞悉天機的先知觸覺，和能力無邊的醫者情懷；耶穌更無怨無悔地承受了莫須有的罪名，在各各他的刑場上釘身十架，流血慘死。新約聖經[2]見證說：身死十架的耶穌死後第三天戰勝了死亡，帶著榮耀身軀復活了，四十日後更以登基加冕的姿態升上高天，成為統管宇宙的君王。新約聖經更預言：在聖父寶座右邊掌權的耶穌終必君臨大地，更新這個不斷腐朽的舊世界，成為歷久常新的新天新地。

1.1 面對多元救恩解說：三種常見回應

然而，基督宗教教義史上卻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基督教會雖然異口同聲地宣認「耶穌是唯一的救主」，卻從沒為「耶穌如何拯救」這個重要課題提供所謂「官方」標準解說。

救恩之道難道不是任何偉大宗教的核心課題嗎？任何偉大宗教的

1 由於在一些華人地區，更正教會等同於基督教，因此我在本書將採用「基督宗教」一詞來代表Christianity，包括了更正教、天主教、和東正教的三大信仰傳統。

2 我雖然只提到新約聖經，但非暗示舊約聖經不重要。其實新約聖經與舊約聖經應該如何掛鉤來進行經文詮釋，是本書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之一大重點。

©2014 by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本存在價值，豈非在於其救恩之道嗎？基督宗教這種奇怪現象，實在耐人尋味！

當我們翻開新約聖經，試圖尋找新約作者們如何解釋耶穌生平事工在拯救上的含義時，尋覓的結果，並非口徑統一的描述，而是層出不窮的各種聖經意象（Biblical images）。[3]由於聖經提供的拯救意象是多元的，結果在基督宗教教義史的發展上產生了甚多不同的救恩解說。[4]一言以蔽之，「構成救贖神學的特徵，正在於多元性而非統一性。」[5]

當代基督宗教的神學家在面對救贖神學的多元實況時，反應大抵可分為三大類別：多元而平等（egalitarian pluralism）、多元而有序（hierarchical pluralism）、純粹單一（purely monism）。[6]

鼓吹多元而平等的學者認為，不同的救恩解說並非無法共存，因為它們都指向了人性不同方面卻同樣重要的需要，上帝在耶穌裡所成就的，是一項多面向的拯救工程，目的正是要全面地回應人類各種需要。[7]

---

3 參 Joel B Green and Mark D Baker, *Recovering the Scandal of the Cross: Atonement in New Testament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s*（US: IVP; 2000; UK: Paternoster Press, 2003）, 97-115；在其中看到新約聖經的種種意象可歸類成五大意象（稱義、救贖、復和、獻祭，和戰勝邪惡）。類似觀點，可參 Leon Morris,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of the Cross*（1st edi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5; 3rd revised ed., 1965; reprint, 1992）。

4 John McIntyre 和 Peter Schmiechen各自羅列了十三個和十類救恩解說。見John McIntyre, *The Shape of Soteriology: Studies In The Doctrine Of The Death of Christ*（Edinburgh: T & T Clark, 1992; reprint, 1995）和 Peter Schmiechen, *Saving Power: Theories of Atonement and Forms of the Church*（Grand Rapids / Cambridge: Eerdmans, 2005）。

5 這話出自 Leanne Van Dyk, *The Desire of Divine Love: John McLeod Campbell's Doctrine of The Atonement,* SCH（New York: Peter Lang, 1995）, 73: "Diversity, rather than uniformity, has characterized atonement theology."

6 我採用的分類法和三個英文用詞，都源自 Philip L Quinn, "Abelard on Atonement: 'Nothing Unintelligible, Arbitrary Illogical, or Immoral About It' ", in *Reasoned Faith: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Theology in Honour of Norman Kretzmann,* ed. Eleonore Stump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283-284.。

7 見 Schmiechen, *Saving Power,* 313-352；亦參 Colin E Gunton, *The Actuality of Atonement: A Study of Metaphor, Rationality and the Christian Tradition*（Edinburgh: T & T Clark, 1988; reprint, London / New York: T & T Clark, A Continuum Imprint, 2003）.

©2014 by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提出多元而有序的學者則堅持，救恩解說雖呈現了多元現象，彼此間卻不割裂；連接之道在於從眾多解說中辨別次序輕重，先找出核心解說，然後將其餘解說圍繞著這核心解說進行連結或重組，恍如九大行星一起環繞著太陽公轉，組成了井然有序的太陽系一樣。[8]

至於純粹單一論者，則視不同的救恩解說是不能共存的，因此正確的出路有二，或試圖建構全新的救恩解說，或在現存的眾多解說中選取最適當的某種解說加以發展，務求建構完備的單一解說。[9]不過，純粹單一論者在試圖建構完備之單一解說的同時，很可能會太輕率地排除（甚至否定！）了某些現存的優質解說，最終可能會導致基督教會對救恩教義的理解變得貧乏。誠如英國學者哈特（Trevor Hart）所言：

> 聖經多元意象的事實……不僅反映出聖經不同經文背後的文化多元特性……也指向上帝救贖行動本身的多層面特質……選取某一意象……加以發展，卻使之從其它意象中割裂開來，或犧牲其它意象，其實是對救贖事實的

8 Richard Swinburne 在 *Responsibility and Atonement*（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148-162 提出這論點，認為坎特伯雷的安瑟倫（Anselm of Canterbury）之滿足說（Satisfaction Model）是核心解說；Tom Smail 在 *Once and For All*（London: DLT, 1998），100-103 認為聖約關係為本的公義說（Justice Model）才是核心解說；Alan Spence 在 *Promise of Peace: A Unified Theory of Atonement*（London / New York: T & T Clark, A Continuum Imprint, 2006），1-18, 109-118 稱核心解說是中保說（Mediatorial Model）。
有學者另闢他途，嘗試結合不同解說，望能建立全面之說；如：Paul S Fiddes, *Past Event and Present Salvation: The Christian Idea of Atonement*（London: DLT, 1989; reprint, 1999），他將四個經典拯救意象（獻祭、公義、勝利、愛）描繪成一個戲劇性救恩故事，故事始於歷史客觀外在事件而終於主體內在生命更新變化；Hans Boersma 在 *Violence, Hospitality, and The Cross: Reappropriating The Atonement Tradition*（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4），200-201 說，三個主要救贖傳統，阿伯拉爾（Peter Abelard）的道德影響說（Moral Influence Model）和安瑟倫的滿足說，最終使人步向里昂的愛任紐（Irenaeus of Lyons）的基督得勝說（Christus Victor Model）。

9 J Denny Weaver 在 *Nonviolent Atonement*（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辯稱以敘事為本的基督得勝說，是唯一合聖經又合現實之說。奧連（Gustaf Aulén）在*Christus Victor: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Three Main Types of the Idea of the Atonement,* trans. A G Hebert（London: SPCK, 1931; large paperback ed., 1970; 3rd reprint, 1978）中堅持基督得勝說是唯一真正傳承使徒時代基督教的正確解說。奧連這本名著之漢譯本為：奧連，「勝利的基督：基督教的贖罪觀」，湯清、萬華請和薛耕南合譯（香港：道聲出版社，1951）。

©2014 by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耶穌順服與救恩奧秘——從聖經和神學探究救恩論
From Abraham to Jesus: A Biblical-Theological Study of Jesus Christ's Salvific Obedience

作者：何威達（Wilfred Wai Tat Ho）
責任編輯：陳培德
封面及版式設計：一口田制作
出版：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橫窩仔街2-8號永桂第三工業大廈2樓B室
電話：（852）2407 4000
傳真：（852）2407 4111
網址：http://vwlink.net
版次：2014年10月初版一刷 香港
ISBN：978-988-12035-4-0
分類編號：vwla-004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2014

Originally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From Abraham to Jesus: A Biblical-Theological Study of Jesus Christ's Salvific Obedience*, Thesis (PH. D) of King's College London, Strand, London WC2R 2LS, UK

Revised version of author's thesis (Ph. D.) @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Hong Kong

©2014 by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何威達博士認為救恩的成全基本上是在於耶穌順服天父，這是頗為革命性的見解，他在挑戰傳統救贖理論之餘，更帶給它們新亮光。我認為應能為這些理論提供很好的整合之道。

Dr Wilfred Ho's claim that salvation is fundamentally based on Jesus' obedience to the Father is quite revolutionary, not so much in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atonement as in shedding new light on them, and could well provide the means of integrating the theories.

曾廣海博士（Rev. Dr Simon Chan）
三一神學院劉篤信系統神學教授
(Earnest Lau Professor of Systematic Theology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近年盛行的神學詮釋，擺脫歷史考據的桎梏，並教義主義的框架，轉以聖經整體敘述為本位的解讀，求信仰的整合景觀，避肢離破碎之弊。何威達博士的《耶穌順服與救恩奧秘》正是一個例子。在舊新約互涉互讀的過程，何博士亦與救會歷史中六位神學巨擘對話，從而理出其命題：耶穌的順服與救恩成全密不可分。經書解讀、歷史轉折、神學傳承，兼顧得宜，佳作。敬向讀者推荐。

孫寶玲博士
新加坡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ISBN978-988-12035-4-0
9 789881 203540
HK$138.00
cat no.: vwla-004
初版1刷
printed in Hong Kong
德慧 VW LINK 文化

©2014 by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